

佩德罗·梅耶

此岸与彼岸

米拉马尔丛书

## 米拉马尔丛书

拥有六十多年艺术生涯、档案中超过一百万幅影像的 佩德罗·梅耶(Pedro Meyer)，承担起分享这些影像背后多样故事的任务。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他独特的摄影视角，也体现了他在职业生涯中对艺术群体持续的投入与贡献。

“米拉马尔丛书”是一部回顾性且自传性的文献汇编，由四十余卷组成，记录了他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摄影历程，并纳入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现代技术成果。

---

## 此岸与彼岸

《此岸与彼岸》是一场跨越六十多年的视觉旅程，回顾了\*\*佩德罗·梅耶(Pedro Meyer)\*\*的创作生涯。透过他的摄影作品，梅耶展现了生命的脆弱，并邀请我们思考——在尘世之外，或许还存在着什么。这些影像拍摄于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宛如隐喻，暗示着人与死亡之后未知世界的联系，提醒我们：在人生的终点，一切物质终将留在原地。

梅耶探讨了“短暂”与“永恒”之间的关系，促使观者在直面死亡的必然时，仍懂得珍惜当下。在他的作品中，带着几分讽刺与温度的思索，展现了人类对“彼岸”的多种信仰与理解。在这些文化与仪式之中，生者通过纪念与仪式，让逝者的记忆得以延续，使“此岸”成为一个连接未知、反思生命的空间。

---

## 出版信息 / 法律声明

### 出版方：

佩德罗·梅耶基金会(Fundación Pedro Meyer, A.C.)

### 丛书统筹：

玛丽索尔·莫利纳(Marisol Molina)

### 档案管理：

埃琳娜·罗萨莱斯(Elena Rosales)

### 图书编辑：

丽贝卡·乌利奇卡(Rebecca Uliczka)

### 联合编辑：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Alexis Ortiz)

### 影像后期制作：

佩德罗·梅耶(Pedro Meyer)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Alexis Ortiz)

### 文字作者：

佩德罗·梅耶

丽贝卡·乌利奇卡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文字与风格校订：  
特雷莎·马丁内斯 (Teresa Martínez)

编辑统筹：  
巴勃罗·梅耶 (Pablo Meyer)

印刷监督：  
曼努埃尔·加西亚 (Manuel García)

版式与设计：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Alexis Ortiz)  
卡洛斯·门多萨 (Carlos Mendoza)

制作助理：  
赫利乌·索里亚诺 (Helihu Soriano)  
费尔南达·莱翁 (Fernanda León)

---

#### 版权信息与二维码说明

© 佩德罗·梅耶 (Pedro Meyer), 2025  
[www.pedromeyer.com](http://www.pedromeyer.com)

本文件的任何内容，未经版权所有者或其继承人事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媒介复制、传播或使用，  
无论是模拟形式还是数字形式，亦不得用于任何目的。

出版地：墨西哥城科约阿坎  
印刷地：墨西哥瓦哈卡州

米拉马尔丛书  
ISBN: 978-607-29-7238-4

《此岸与彼岸》  
ISBN: XXX-XXX-XX-XXXX-X

---

二维码：提供五种语言的译本版本：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中文及日语。

---

献给那些让我的此岸生活  
依然充实而愉快的人们——  
当现实正悄然替我准备好  
通往彼岸的行囊。

---

此岸与彼岸  
作者:佩德罗·梅耶

宗教这个话题总是令人着迷——尤其在餐桌上讨论时,只要你做好准备离席时仍然没有确切答案。

在人类的一生中,存在的疑问多得像呼吸一样。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想法:我们一无所有地来到世上,也将在一无所有中离开。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短暂旅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终将留在这里。

即使是我们在今生所获得的智慧,也无法带往别处——至少根据科学目前的认知,尚无证据可证。

这就像是我們被邀请加入一个特别的俱乐部,在那里你可以获得一切——只要你的智慧、虚荣与运气允许。

然而在离开时,你必须归还所有在生命中积攒的筹码。

从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被带走。这似乎是一个基本法则,却常常被我们忽视。

这个系统极其巧妙,它让我们忙碌、分心,仿佛那条法则并不存在。

自然慷慨地赐予我们一切;但在最后,她又收回所有。

她允许我们自由支配、甚至遗赠,但最终——没人能从这个俱乐部带走任何东西。

“彼岸”这个概念一直令我着迷,因为那是一种浪漫而富有创造力的方式,用来描述“虚无”。

关于“此岸之后”的问题,永远无法得到回答。

我们作为社会所累积的一切,最终都将以某种方式留给所有人。

据谷歌统计,2022年全球约有4200种宗教,足见人类为探寻“彼岸”之谜所付出的努力。

虽然许多人声称拥有明确答案,但事实上没有人能证明在“此岸”之外是否存在什么。

一切都停留在信仰与信念的范畴。去解释它,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本书有一个极其简单的使命:它并不试图回答那个问题。

它只是通过一些影像,唤起我们对生命不可理解之处的感知,以及对环绕我们的神秘的思索。

我写下这些文字时,邻居的电锯正以地狱般的噪音充满我的空间。

但我理解他——和我一样,他必须砍掉花园里那棵已经死去的巨大棕榈树,它因一种类似新冠的病害而枯萎。

这场灾害让我所在的城市的棕榈树几乎全部灭绝。

没有一棵幸存。

它们都成了无能与糟糕管理的牺牲品。

我们的生物学知识不足以阻止这样的灾难。

同样，我也不会惊讶，如果整个人类文明有一天毁于一场核灾难——那将是一个完全符合前述法则的“通向彼岸”的结局：  
从这里，什么也带不走。

---

从彼岸到此岸的社会流动

作者：丽贝卡·乌利奇卡

“此岸与彼岸”这一标题源自“彼岸”这一概念——我们将其与死后世界相连，指的是当生命结束、灵魂脱离肉体，踏上一条尘世意识所无法理解的新道路的那一刻。  
因此，“此岸与彼岸”成为一个关于生者的提问：那些留下来的人，如何透过仪式与记忆，让逝者继续存在。

在这本摄影书的最初构想阶段，主题原本是“宗教”。

我开始研究各种传统与非传统信仰，思考它们如何成为书与概念的出发点。

然而，当我与佩德罗一起审视他庞大的影像档案时，我们意识到这是一项浩大的任务——值得重新定义。

在一次会议中，当我们注视着一系列墓地照片，思考这一主题的广度时，佩德罗提议：不如将宗教的探讨凝练为一个日常的表达方式——一个成年人常说的短语，并挑选出一组反映“从此岸到彼岸”关怀的图像。

这些照片展现了墓碑、葬礼与追思仪式——那些为离世之人建立的纪念之地。

逝者的身体被安放于棺木、骨灰盒、树木之中，甚至被冷冻以模拟永恒——种种形式，皆体现出肉体成为崇拜对象的过程。

这些仪式所蕴含的多重意义，使我们展开了一场穿越不同维度、文化、时间、习俗与当代需求的旅程。

“此岸与彼岸”反映出一种社会实践：生者通过仪式追求超越，使逝者在象征意义上得以继续存在。

这一思考促使我反省人类在世俗与社会层面上实践信仰与理念的无数方式。

它揭示出一种与传统宗教相悖的张力——在那种宗教结构中，死亡的仪式与“彼岸”紧密相连，

“彼岸”被定义为天堂或地狱——由上帝裁定灵魂是否得享安宁与和谐，抑或在炼狱中受罚。

---

当我与你在此相遇时，我的眼睛没有盈满泪水。

一种深深的悲伤笼罩着我——我意识到自己逐渐失去了对生命中那么多事物的敏感。

就像那些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敢去感受太多的人一样，

于是，我们常常在死亡到来之前，就已停止了真正的生活。

——佩德罗·梅耶，1976

---

“为什么犹太人会在墓碑上放石头，而不是鲜花呢？”

我查阅了许多关于这一古老习俗起源的文本，

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石头比鲜花更持久，

因为花终将枯萎、死亡。

将一块石头放在墓碑上，

就成为对逝者更为恒久的纪念——

一种无声的标记，仿佛在说：

“我来过这里，我来看过你。”

## 黑色面纱

作者：佩德罗·梅耶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我一边吃早餐，一边翻阅《洛杉矶时报》的周末增刊，

忽然看到整整一页的版面上刊登着我那幅名为《黑色面纱》的摄影作品。

文章解释说，音乐家 格雷厄姆·纳什(Graham Nash) 已将这张照片捐赠给 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ACMA)。

令我惊讶的是，我事先并未收到任何通知：既没人告知我关于捐赠的事，也无人告知照片被刊登在这家重要媒体上，更别说征求我的同意了。

于是我决定一探究竟。

我无法接受一种观点——认为购买一张摄影作品的收藏权，就意味着自动获得其复制权。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堪称小说般的情节——一连串出乎意料的事件。

那时我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尝试打印我在电脑上创作的照片。

这种感觉，就像隔着鱼缸看一条金鱼：

我能在屏幕上看到影像，却无法将它印在纸上，

而那正是我为加州 河滨市博物馆 展览所需完成的作品。

馆长乔纳森·格林(Jonathan Green)曾邀请我在那里举办展览。

我请求延期，直到找到理想的打印方法为止。

对方同意了，但这意味着还要再等一年——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极其有限。

为了弄清《黑色面纱》被刊登的缘由，我前往 LACMA。

经过几番查询，他们向我道歉，并给了我 格雷厄姆·纳什 的电话号码。

那是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我找到一部公共电话拨了过去。

在等待时，我注意到桌上放着几本刚出版的杂志。

其中一本的封面正是纳什本人，标题写着他刚购买了一台价值 25 万美元 的以色列 SCITEX 打印机，

专门用于打印类似我这种数码影像的作品。

当我终于联系上他时，纳什态度友好，为未能提前告知博物馆计划表示歉意。

遗憾的是，他第二天就要赴日本巡演。

不过，他提出可以让我与他的团队成员见面，对方或许能帮我们了解机器的使用。

我们很快见到了那位成员，却发现没人真正知道这台设备的操作方法。

于是纳什又雇佣了一位名叫 杰克·杜甘(Jack Duganne) 的丝网印刷专家来协助。

我略懂电脑，但对这类设备并不熟悉。

于是我们几人围着这台昂贵的机器，一边研究如何导入图像、调整像素、选择墨水与纸张，一边试验。

幸运的是，一系列巧合帮助了我们。

纳什的一位邻居正在为华特·迪士尼影业研发一款数字扫描仪，

他慷慨地同意帮忙，甚至亲自为我们组装了一台。

但如何将扫描好的影像从 一英寸磁带 转入电脑，成了新的难题。

最终，我们在一家由旧杂货铺改造的电子商店里找到合适的读卡设备，才终于成功导入影像。

接下来是打印环节：那台 SCITEX 打印机 并非为艺术创作而设计。

杰克凭借自己的经验建议使用棉质艺术纸，

但纸张太厚，无法穿过喷嘴，而改装机器又会失去保修资格。

我于是打电话给纳什——那时我们尚未见过面——他毫不犹豫地授权我们修改设备，允许使用棉纸。

就这样，我们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批棉纸打印作品，

当时并不知道，这项尝试将开创一个全新的全球产业。  
随着时间推移，墨水与纸张涂层的技术不断改进，  
数码打印的影像也从此成为一种永久的艺术形式。

---

圣死女神  
作者：佩德罗·梅耶

在特皮托(Tepito)，一个生命与死亡并行不悖的社区，  
圣死女神(La Santa Muerte)成为了人们精神与情感的庇护所——既私密，又集体。  
信徒们为她更衣、献花、点燃香烟或彩色蜡烛，祈求爱情、财富与公正。  
有人说，她是唯一一个“倾听而不审判”的存在；  
也有人认为，她仅仅提醒我们——死亡，是世上最公平的真理。

她的崇拜被天主教会视为危险的迷信，  
但在这个被称为“勇敢街区”(barrio bravo)的地方，  
这一信仰却自然地生根发芽。  
圣死女神并不需要大理石神殿；  
一根门口燃烧的蜡烛、一杯龙舌兰、一朵枯萎的花，或一声轻轻的祷告，  
都足以成为她的供奉。  
原本的家庭祭坛逐渐演变为公共游行，  
昔日属于边缘人的秘密，如今与小贩、警察、母亲与纹身青年共同的虔诚交织在一起。

追溯其起源，能发现她深深扎根于中美洲古老的宇宙观中。  
在那种信仰体系里，死亡被视为过渡而非终结。  
古代墨西哥人以祭品敬奉冥界之神——米克特兰特库特利(Mictlantecuhtli)与米克特卡西瓦特尔(Mictecacihuatl)。  
殖民时期带来了圣徒与圣母，也带来了另一种理念：  
骷髅可以成为虔诚的象征——  
无论是\*\*“死亡之舞”、巴洛克式的骷髅雕饰，  
还是基督教的“铭记你必死”(memento mori)。  
圣死女神汇聚了这些传统，成为人民的形象\*\*——  
在特皮托的街巷中，前西班牙、殖民与当代文化在同一条街上并存。

谁会向她祈祷？  
不仅是那些贫穷或被社会排斥的人——虽然他们最多——  
也包括那些寻求即时恩惠的人：  
有人祈求免于暴力，有人渴望事业好运，  
也有人希望得到世俗司法无法给予的正义。  
圣死女神倾听一切——无偏见、无等级。  
她的祭坛不分屠夫、学生、移民，或靠非法职业谋生的人；  
在“瘦骨女神”面前，人人平等。

与其说她是一种组织化的宗教，  
不如说她是一种活着的习俗——  
一种让这座大陆上最大城市的居民，在生命脆弱之中找到意义的方式。  
在特皮托，这个每天跨越生死界限的地方，  
圣死女神并非幽暗的鬼影，  
而是同伴、守护者、共谋者——  
在这个一切都可能崩塌的世界里，  
她是唯一不变的确信。

---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  
要尽力去做；  
因为在你所要去的阴间，  
没有工作、没有谋划、  
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传道书》9:10

---

人体模特

作者：佩德罗·梅耶

在位于奎尔纳瓦卡市中心的 夸乌纳瓦克地区博物馆(现名为 莫雷洛斯人民地区博物馆)，  
我被一个穿着当地传统服饰的人体模特吸引了目光。  
让我着迷的，是它的陈列方式——没有脸。  
策展人希望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服饰本身，而非人物。

换句话说，穿上那身衣服的人，可以是任何人。  
就像梦境中，我们为每个角色披上不同的形象与情节，  
这个模特的存在，正是为了让观者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全那张面孔。

当数码时代到来，一切影像都可以被重新诠释与改造——  
正如梦中万物皆可被重塑——  
我产生了一个念头：  
如果我为这个匿名的模特加上人的特征，会发生什么？  
它会看起来真实吗？  
这是我首先提出的问题。  
而当结果呈现在我眼前时，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那个布制的人体模型，竟显得如此逼真。

但我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此。  
我设想将这张新图像放在著名杂志《国家地理》的封面上——  
以此揭示摄影“真相”概念的脆弱性。

我之所以选择这本杂志，并非偶然。  
早年间，公众曾因一场轰动事件而震惊——  
那时，人们仍然相信摄影是“现实的铁证”，  
直到他们发现编辑为了适应封面竖版构图，  
竟将吉萨金字塔的位置在画面中移动了。

这种“篡改”，在当时只有拥有强大技术资源的机构才能做到——  
电脑、软件、专业团队，一应俱全。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  
如今这些工具已为每一个人所掌握。  
过去只属于大型机构的特权，如今任何人都能实现。  
那种当年被视为“丑闻”的图像处理，如今已成为日常，  
而且不再发生在强大的计算机上，而是在我们的手机上。

这正是创造力与视觉想象力赋予个体的力量：  
我们所能想象的，如今都能以逼真的形式呈现。  
摄影，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对现实的忠实复制；

它所能达到的，  
只是我们内心所欲表达之事物的主观诠释——  
也正因此，摄影成为全球无数创意之心的忠实盟友。

---

## 颂歌仪式

作者：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2019年，我正处于一场始于两年前的灵性与存在追寻之中。  
这段旅程带我走访了韦拉克鲁斯的多个宗教场所与信仰社区：  
从基督教、天主教、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的礼拜堂，  
到佛教、圣特里亚(Santería)与圣死女神的祭坛，  
最后，我来到了哈瑞克里希那(Hare Krishna)的修行院——  
并在韦拉克鲁斯港的他们的道场(ashram)中居住了一个月。

每天早晨五点整，太阳尚未升起时，我们便被唤醒：  
“起来吧，Prabhu！是祈唱与冥想的时间。”  
一天的开始是以冷水沐浴——据说这是一种身心净化的仪式，  
而对我而言，不过是让自己彻底清醒。  
随后，我们身着库尔塔(kurta)与多提(dhoti)——印度传统的轻薄衣饰，  
它们不仅是日常服装，更象征着谦卑、纯净与对神圣的敬意。

在开始祈祷之前，必须用圣土在额头上画上毗湿奴派(Vaishnava)印记(tilaka)。  
这个符号标志着我们是克里希那的追随者——  
一种没有照片却更优雅的“身份识别”——  
它提醒我们：身体是庙宇，思想应专注于神。  
这条细线，如同一声无声的召唤：  
每一个动作、念头与呼吸，皆属于更宏大的循环。  
就在那一刻，我体悟到：  
世俗与神圣、生命与死亡、可见与不可见、此岸与彼岸——并无分界。

在身心的净化之后，晨间仪式继续进行，  
进入了哲思与经文学习的阶段。  
祈唱与冥想让位于研读经典，  
以《博伽梵歌(Bhagavad-gītā)》为中心，  
教导我们履行职责、奉献与自觉。  
这份智慧，又由《圣典博伽瓦谭(Śrīmad Bhāgavatam)》的故事所补充，  
它讲述了克里希那的生平，  
让我们与古老的吠陀智慧相连，  
在仪式实践与精神领悟之间建立自然的延续。  
我们直到中午才结束禁食。

随着时间推移，  
当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几乎所有宗教中那种等级与父权结构的束缚时，  
我放弃了在寺庙与祭坛中寻求答案或“启示”的想法。  
我投入另一条并行的旅途——  
那就是艺术实践、视觉研究与科学方法。  
它们没有教条，却给予我理解与质疑现实的工具。

六年后，通过佩德罗·梅耶的摄影作品，  
我再次回到了那段印度的世界观与宗教体验。  
他的图像，彼此对话，唤起了仪式、气味、声音与感官记忆，

重新打开了我内在的反思空间。  
在他的凝视中，我找回了那些被遗忘的追问——  
关于自我探索与超越物质的意义。  
我明白了，凝视与观照本身，亦能让我们在距离之外接近神圣。

梅耶并不满足于记录宗教的表象，  
他的镜头深入了象征的宇宙——  
那些汇聚了数百年思想与虔诚的神像与符号。  
这些照片揭示了人类在神性面前的脆弱与力量，  
提醒我们：精神性存在于日常——  
在动作、器物与象征之间的微光之中。

---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亡灵节  
作者：佩德罗·梅耶

在我前往美国进行摄影创作期间，  
我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Guggenheim Fellowship)的支持——  
以一位墨西哥人的视角去记录美国。  
在这段时间里，  
让我最为震撼的，  
是移民群体如何以充满活力的方式，  
将古老传统与现代生活融合在一起。

他们的祖先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完成了——一次精神转变：  
从前西班牙的信仰体系，  
过渡到征服者带来的天主教文化。  
如今，在北美大陆上，他们的后代再次实现了这种融合。

因此，在我的摄影作品中，可以看到一切交织的痕迹——  
从前哥伦布时期与殖民时代的信仰，  
到当代美国社会的商业文化，  
无一不在这些影像中共存。

我在一个墓园中拍摄时，看到令人惊讶的场景：  
传统上人们会为逝者带上他们生前喜爱的食物，  
而如今，这些供品与典型的圣诞装饰共存——  
人造雪覆盖的圣诞树、雪人、银铃。  
供品也不再是玉米粽与墨西哥酱，而变成了  
汉堡、奶昔、炸薯条以及其他快餐的象征。

尽管形式发生了变化，  
但人们渴望团聚并缅怀亲人的心意始终如一。  
改变的，只是人们用以连接彼岸的方式与符号。

---

黎明之谷  
作者：佩德罗·梅耶

人们带我来到这个神秘而独特的地方——  
它位于巴西首都 巴西利亚 (Brasilia) 附近, 距离仅五十公里。  
这里是一座新时代 (New Age) 灵修中心,  
整座城镇被视为宗教圣地,  
以开放、包容的方式与外界分享他们的仪式与信仰。

这里所实践的, 是一种折衷宗教,  
将在十一月迎来创立五十周年纪念。  
它融合了基督教、灵魂主义与印度教的元素,  
同时也吸收了非洲裔巴西宗教、印加与埃及符号以及其他神秘传统的思想。  
他们甚至相信外星生命与星际旅行。  
数十名信徒常年居住在此地。  
该宗教由 内瓦·查韦斯·塞拉亚 (Neiva Chaves Zelaya) 于 1969 年创立——  
她曾是一名卡车司机、寡妇与四个孩子的母亲,  
后来来到巴西利亚参与新首都的建设。

当地人亲切地称她为“内瓦姨 (Tía Neiva)”。  
她开始经历异象, 并将这些幻视解读为来自  
“白箭之父” (Pai Seta Branca) 的启示——  
据说那是圣方济各以印第安人之形转世,  
身穿天蓝色长袍, 头戴羽饰, 手持白色长矛。  
她于 1985 年去世, 但至今仍被信徒尊崇。

如今, 这个宗教在巴西、葡萄牙、德国、日本、玻利维亚、乌拉圭与美国  
拥有约 600 座圣殿。  
据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宗教学者 凯莉·海耶斯 (Kelly Hayes) 的研究,  
该运动拥有约 80 万名追随者。

黎明之谷 (Vale do Amanhecer) 最令人着迷之处,  
在于它的宇宙观:  
这种体系以极高的包容性, 将多元信仰融入一体,  
形成一部宏大的叙事——  
信徒们共享着一种超越时间的集体身份,  
它贯穿过去、现在与未来。

---

## 作者简介

### 佩德罗·梅耶

自少年时代起, 他便立志成为一名摄影师。  
当时尚无摄影学院, 他便凭借自学掌握了全部技艺。  
他的职业生涯是一场贯穿科技与视觉叙事的持续探索。  
他创立了摄影艺术团体 (Grupo Arte Fotográfico),  
推动了首届拉丁美洲摄影学术会议,  
并建立了墨西哥摄影委员会 (Consejo Mexicano de Fotografía)。

后来, 他创建了 ZoneZero —— 全球首个专注摄影的网络平台,  
在此发表了 1500 多位摄影师的作品。  
他以作品《为记忆而摄影 (Fotografía para recordar)》开创先河,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张摄影 CD-ROM。  
其大型回顾展《异端 (Herejías)》曾在 17 个国家、60 余家博物馆展出。

此外,他还创立了佩德罗·梅耶基金会(Fundación Pedro Meyer)以及四条路摄影博物馆(Foto Museo Cuatro Caminos)。

自2020年起,他致力于创作“米拉马尔丛书”,这是一套超过四十卷的回顾性作品,汇集六十年的影像创作,思考着影像、记忆与生命在不断变革的时代中所蕴含的意义。

丽贝卡·乌利奇卡

1985年出生于柏林。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她于1994年随家人移居至墨西哥圣路易斯波托西(San Luis Potosí)。后来,她回到家乡攻读经济学,并在巴塞罗那与马德里继续发展事业,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对艺术摄影的热情。

2017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艺术家手制书,此后持续以自出版的形式推出摄影作品集。她的作品多次亮相于国际当代艺术、摄影与摄影书展。目前定居于墨西哥,从事摄影创作与展览策划。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多学科视觉艺术家,  
其创作核心聚焦于感知、记忆、地域、身份与时空概念,借此建构叙事,探讨人类如何定义“现实”。

他的作品横跨多种形式:  
包括摄影、影像艺术、装置、音乐、写作与诗歌,探索着人类、科技与自然之间的交汇地带。

他现任“米拉马尔丛书”设计师与策展人,并于佩德罗·梅耶画廊(Galería Pedro Meyer)担任策展与展览设计负责人。

---

米拉马尔丛书即将出版的标题

- 算法 (Algoritmos)
- 自画像 (Autorretratos)
- 阿万达罗, 1971 (Avándaro, 1971)
- 阿胡斯科社区 (Colonia Ajusco)
- 古巴, 1979–2009 (Cuba, 1979–2009), 上、下两卷
- 1968 年期间 (Durante el '68)
- 普世剧场 (El Teatro Universal)
- 为记忆而摄影 (Fotografía para recordar)
- 韦胡特拉与其他村庄 (Huejutla y otros pueblos)
- 伊斯特利尔科·埃尔·格兰德 (Ixtilco El Grande)
- 米斯特卡地区 (La Mixteca)
- 特鲁恰斯, 拉萨罗·卡德纳斯城 (Las Truchas, Ciudad Lázaro Cárdenas)
- 烟火整日绽放——新版 (Los fuegos artificiales duraron todo el día – edición actualizada)
- 桑地诺见证录, 1978–1984 (Testimonios sandinistas, 1978–1984)
- 一个厄瓜多尔, 1982–2010 (Un Ecuador, 1982–2010), 上、下两卷
- 维吉里奥 (Virgilio)
- 尤马, 1984–1989 (Yuma, 1984–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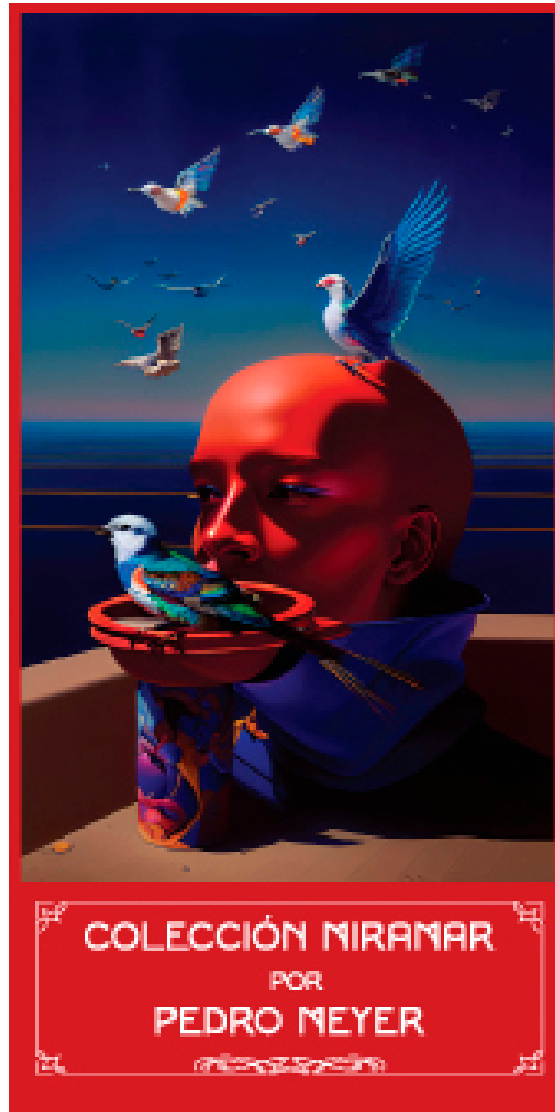
以及其他 23 部正在制作中的作品。

---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米拉马尔丛书”的信息,  
请扫描随书附带的二维码。

<https://pedromeyer.com/es/miramar/>

谨向所有为本丛书的完成作出贡献的人们，  
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佩德罗·梅耶基金会(Fundación Pedro Meyer, A.C.)  
始终致力于维护著作权与版权保护。

这些原则激发创造力、守护思想与知识的多样性、  
促进言论自由, 并推动文化的持续生命力。

感谢您购买本书的正式授权版本,  
并遵守有关著作权与版权的法律规定。  
您的支持不仅帮助作者与创作者得以持续创作,  
也使基金会能够继续推动更多的文化项目。

本书中绝大部分摄影作品均出自  
佩德罗·梅耶(Pedro Meyer)。

---

#### 出版与印刷信息

本书于 2025 年 11 月 在  
墨西哥瓦哈卡州圣玛丽亚·德尔图莱市  
Repro.Gráfica S.C. 印刷完成。

©《此岸与彼岸》, 佩德罗·梅耶

第一版, 2025 年

---

本书共印制:  
经典系列编号版 200 册、  
画廊系列 50 册、  
收藏家系列 50 册。

编号: \_\_\_\_\_



PEDRO MEYER